

六弄咖啡馆

(台湾) 藤井树 著

If I know what love is, it is because of you.

Those
Years
Those
Words



If I know what love is, it is because of you.

六弄咖啡馆

(台湾) 藤井树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CHANGJIANG JUVENILE & CHILD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弄咖啡馆 / 藤井树著.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6

(那些年, 那些字)

ISBN 978 - 7 - 5560 - 0734 - 9

I. ①六… II. ①藤…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802 号

《六弄咖啡馆》 藤井树 (吴子云) 著

中文简体字版® 2014 年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同意经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 - 2014 - 112

那些年, 那些字 六弄咖啡馆

原 著 藤井树

项目策划 蔡贤斌

责任编辑 凌 晨

美术设计 贾 嘉

出 品 人 李 兵

出版发行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电子邮件 hbcpl@vip.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承 印 厂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 1230

开本印张 32 开 7.5 印张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560 - 0734 - 9

定 价 29.80 元

业务电话 (027) 87679179 87679199

网 址 <http://www.hbcpl.com.cn>

我说的是我。

写小说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工作。十几年从业的经验累积，使得我从一个小说门外汉演进成一个有系统有方法的写手。

然而我一直都知道创作的基础在于平常生活的累积，我清楚地了解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故事，往往太多人都会忽略这些细节，因而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区别，造就了少数人才会写故事，多数人看故事的世界。

其实生活的细节包含每一个层面，就连一个小小的情绪转变都是生活，只是人们往往不太在意这个转变，更多数的是在情绪转变过后，就把当下的心情给忘光了。

但是我记得，于是我创作。

创作是一件开心的事，当一个写手能幸运地将自己的创作付梓，他的创作就已经不再是跟自己对话了，而

是跟读者大众对话。于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到死都要创作。”

有一句话很美，它这么说：“灵感是神告诉你的悄悄话，但是他很忙，所以只说一次。”

创作十几年来，我明白创作不能靠灵感。这感觉就像中乐透一样，你总不能等到中了乐透才要吃饭，不是吗？所以一个创作者不能等到有灵感了才创作，这是错误的。

我所出版的二十本小说中，唯一一本老天爷对我说了句悄悄话的，就是《六弄咖啡馆》。我永远记得当年截稿日在即，如玉的青春也在流逝，她总是巴巴地望着我，希望我能准时点交作品，但我总是照惯例拖稿。

一天晚上，《六弄咖啡馆》已经完成了八成，我拖着疲累的身驱躺上床睡觉，就在快要睡着的那一刻，突然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射进我的脑袋一样，我从床上跳起来，把完成的八成内文删到只剩下几千字，然后全部重来。

我似乎可以想象如玉哀号或咆哮的样子。

《六弄咖啡馆》其实本来不叫《六弄咖啡馆》的，它本来的故事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如果你问我，那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本来是什么名字？我只能告诉你，我早就忘了。

硬是多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六弄咖啡馆》写完，如玉怒发冲冠的样子可想而知，但是我必须替她澄清一

点，就算她怒发冲冠，她还是很温柔的（不这么写她会揍我）。

常看我的书的读者应该都对康小白不陌生，他跟我合作很多年了，我总是把词丢给他，然后撂下一句：“交给你了。”不久后他就会把曲写好编好唱好，好让我进录音室录给你们听。

这次依然如此。但不一样的是，尽管我跟他好友兼伙伴多年，我们从没合唱过。所以趁这个机会，我跟他写了一首合唱的歌，希望你们会喜欢（其实他唱歌比我好听很多，所以我果然是个不会唱歌又爱唱的人）。

好多年过去了，《六弄咖啡馆》得到了改版的机会，除了感谢之外，我依然找不到其他的话能说。谢谢出版社，谢谢黄淑贞总经理，谢谢如玉。

更要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你们。我何其幸运。

请受我一拜。

吴子云于二〇一三年年底

好久不见，
你们好吗？
自序

久违了，你们。

我写完《六弄咖啡馆》的那个晚上，台北正在下雨，墙上的温度计说气温是二十七摄氏度，时钟说时间是凌晨两点二十一分，我深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把气吐出来，用键盘打下“全文完”的同时，跟过去完成了十一本书时的情况不一样，我竟然没有“我终于又写完一本书了”的兴奋感，心里反而有个声音对我说：“嘿！恭喜你终于完成了啊！距离上一本《寂寞之歌》已经三百天了，这间咖啡馆盖得太久了吧。”

我还记得二〇〇三年六月时，我开始筹划要在高雄开“橙色九月咖啡馆”，一直到它完全完工、开始营业也只花了不到六十天的时间（这当中不包括找店面的一年多），但这本《六弄咖啡馆》却让我盖了三百天才盖起来。

我想不出什么原因，明明我并没有太多的外务或是

贪玩太多的时间，但这间咖啡馆就是花了我三百天。

为什么要写《六弄咖啡馆》？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要架构成形于一个天色阴暗、气温很低、又湿又冷的温泉度假村里的某个男汤，几个臭男人围在一起讲一些五四三言不及义的东西，白色的毛巾折了好几折之后摆在额头上当日本人，嘴巴里三不五时就叨根香烟。

老甲烦恼自己的女朋友到现在还不想嫁给他；老乙说私房钱上星期被老婆从隔了好几隔的橱柜夹层中找到了，现在命苦得要死，劝老甲还是别结婚的好；老丙说他的小孩快上幼儿园了，负担加重真是烦恼。

听完他们的唠叨，我说了一个故事。我有位朋友，他是我的同梯，我们一起进新兵训练中心，一起下同一个部队。他退伍后一直一个人生活，女朋友也有，家人也都还在，只是他比较独立，所以他坚持一个人到台中去工作。但他运气不好，进了一家不太正常的公司。这家公司位于一栋商业大楼的九楼，那其实是一家诈骗公司，他一进去就挂主任头衔，却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公司里办公桌至少有五十张，来上班的却不到五个人，每张桌子都是空的，就算这位置有人坐，桌上也只不过是多摆了一部电话机。经理跟总经理每天都不知道在哪里，总机小姐也只会上网看在线购物。至于他这个主任该做什么工作呢？坦白说，他去上了五天班，五天里连一件

事情都没做，连一通电话都没接到。

然后事情发生了，一天傍晚接近下班时间，一群恶霸冲进公司，扬言要找他的总经理，这时全公司只有他跟总机小姐在，他告诉那些恶霸，说不知道总经理在哪里，对方从来没有进过公司，他连见都没见过。一旁的总机小姐则是吓得连话都不敢说。

恶霸把我朋友打了一顿之后，就把窗户打开，然后把我朋友从九楼丢了下去。

对，你们没看错，他们把我朋友从九楼丢了下去。

一年半之后，我接到了这位朋友的电话，大约有两年没有联络，他说他到台北来工作了，邀我一起喝杯咖啡。我以为他一直都过得还不错，但我没想到他曾遭遇这样的事。

“九楼？”我相信我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因为听他诉说这件事时，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一是惊讶他为什么这么倒霉，二是惊讶他为什么还活着。

“对，九楼。”他点点头，笑着说。

“那你为什么还活着？你确定你是人吧？”我还刻意摸一摸他，确定他是人。

“我当然是人。”他笑了一笑，“当时我掉在一辆大型的厢型车上，算是命大，也还好医院就在附近，救护车很快就到了，不然我还是活不了。”

他后来把情况说了一遍。他说那群恶霸到底是来干

什么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除了猜测总经理跟那群恶霸之间可能有利益纠纷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向可以猜测。而他接下来说的话真是让我难以消化，他说，从九楼掉到一楼的速度，他没办法去回想，他只记得他被丢出来之后，就直接栽到车顶上了，而因为他用尽所有力气绷紧自己的肌肉，加上某些身体危机反应的激素快速地分泌，在砸上厢型车顶的那一刹那间，他全身都破了。

对，他全身都破了。身上大概有数十条撕裂伤，是身体里的力量撑破皮肤造成的。然后他卷起他长袖衬衫的袖子，让我看看他手上的好几条疤，说：“这样的疤，我背上有十几条，全身加起来有五十多条。”

他全身一共缝了七百多针，严重的脑震荡让他在医院里吐了三个星期，他全身有一半左右的肌腱是受伤的，必须经过复健才能回复肌理功能，他骨头断了几根他也忘了，内出血并发肾衰竭几乎要走他的小命。当这些难关都一一渡过之后，他还得面对一种每天都要面对的痛苦：以一针两孔（一进必有一出）来算，全身一共超过一千五百个针孔，在他每天麻药退掉的时候，就像是有人拿刀在割伤口一样地痛。

“但是我活过来了。”他说，“对于人生，我的看法改变了很多。”

听完故事，老甲、老乙、老丙都安静了，他们的表情告诉我，我说了一个让他们感觉头皮发麻的故事，但

我也同时告诉他们，他们其实已经很幸福，比起很多人来说。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六弄咖啡馆》这个故事的架构，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不停地建构起这个故事的样子，然后我花了三百天来写完它，一直到现在，我完成故事之后再写这一篇序，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朋友可怕的遭遇会让我想写《六弄咖啡馆》。

痞子蔡在他的著作《孔雀森林》的自序里提到：“通常序都是写点感言或是关于内文的种种。”然后他调侃自己，说他的序都写得像小说。

这时我回头看看自己这篇序，写得像不像小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的是，这根本就不像是《六弄咖啡馆》的序。

不过，我觉得没关系啦。我本来就是写小说的家伙，所以我写什么东西都像小说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好啦，让你们等这么久才有新作品问世，真是不好意思啦。《寂寞之歌》之后真的好久不见你们了。久违啰，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好好地享受《六弄咖啡馆》的咖啡香吧！

吴子云

二〇〇七年夏初于台北

欢迎光临

六弄的老板是个年轻人，男的。

大约三十岁吧。

六弄是店名，所以就叫作六弄咖啡馆。

奇怪的是，店并不是开在某巷六弄里，
它的地址甚至只有某巷某号，没有某弄。

我也对这店名很好奇。

他说欢迎光临的时候，是在我背后，
我不是被他吓了一跳，只是没想到，
竟然有人是在这个奇怪的位置欢迎客人的。
不是都该在客人的面前吗？

“你好，请坐啊！想喝什么？”

“嗯……不……我……”

“现在可以煮的咖啡不多，先跟你说声抱歉哦。”

“嗯，没关……”

“对了，喝咖啡最好什么都别加，才叫作喝咖啡。”

“喔……”

“别担心，我的咖啡不会让你睡不着的。”

“嗯……”

他就像个兴奋的孩子，一张嘴停不下来，
我都还来不及回应他说的前一句话，
他就开始说下一句了。

欢迎光临

六弄的老板是个年轻人，男的。

大约三十岁吧。

六弄是店名，所以就叫作六弄咖啡馆。

奇怪的是，店并不是开在某巷六弄里，
它的地址甚至只有某巷某号，没有某弄。

我也对这店名很好奇。

他说欢迎光临的时候，是在我背后，
我不是被他吓了一跳，只是没想到，
竟然有人是在这个奇怪的位置欢迎客人的。
不是都该在客人的面前吗？

“你好，请坐啊！想喝什么？”

“嗯……不……我……”

“现在可以煮的咖啡不多，先跟你说声抱歉哦。”

“嗯，没关……”

“对了，喝咖啡最好什么都别加，才叫作喝咖啡。”

“喔……”

“别担心，我的咖啡不会让你睡不着的。”

“嗯……”

他就像个兴奋的孩子，一张嘴停不下来，
我都还来不及回应他说的前一句话，
他就开始说下一句了。

那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工作，即便我已经领过这家公司两次薪水了。

每天上班打完卡之后，我就得走过三个弯，看到四个人，最后再经过一个摆着上千支制作广告牌用的胶膜、千颜万色的仓库之后，才能到自己的位置上。而我放下包包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传真机旁边收前一天晚上的传真，那传真机就像是古时候的鬼怪千山姥姥一样，吐着很长很长、一圈一圈瘫在地上的白色舌头，对，就是瘫在地上，毕竟传真纸在地上是不会动的。

传真上面会有许多的公司名称、联络人电话、地址或是该公司的仓库编号、需求产品型号，还有一句“请在某月某日之前寄到，谢谢”。

我必须把这一大堆传真整理好，再走到电话录音机旁边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这时会听到一些零售代理商的订货留言。他们的留言是有公式的，这个公式是这些零售代理商跟

我们公司之间的约定。

举例来说：

“我这里是永昌〇一八四，我需要N三〇〇七、P六〇〇四、R二〇一三各一支，还有三〇一〇、九〇一〇平面铝条各三组，镶嵌器四支，请最慢在后天寄到。”

这就表示有一家叫永昌的零售商店，代号是〇一八四，它要N三〇〇七、P六〇〇四、R二〇一三的广告胶膜各一支，还有长三十厘米、宽十厘米，以及长九十厘米、宽十厘米的平面铝条各三组，三十条一捆为一组。至于镶嵌器则是把铝条固定在广告牌上的器具。而这家叫永昌的公司要在后天以前收到这些东西。

当我听到这些讯息时，必须拿出一台像是PDA的小机器，快速地在上面记录店家的需求，然后再拿到计算机旁边，插上一条传输线，把我刚刚记录的东西，从打印机里打印出来。

接着就是开始打单据的时间了。

我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在这之前我会先泡好茉莉花茶，然后才面对荧幕，输入今天该出货的货单。通常这个程序会花费我三小时的时间，因为我对产品还不是很熟悉，而且我的计算机常常死机。

打完单据之后，就是叫正在外面打来打去地玩追逐战，或是蹲在一起抽烟讲笑话的几个小男生进来拿货单。他们是公司的送货员，平均年龄是十八到二十二岁，都是还在夜二技或夜二专就读的小男生。他们会自己分配送货范围，通常

最远只会送到新竹，新竹以南就会叫货运了。

下午则是我接电话、打电话向上游厂商订货，还有联络海运公司、空运公司，确定货柜及货机到港时间的时候。

总之，我的工作很明显地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把货送给别人，第二块就是叫别人把货送给我。

看得出我在什么公司工作了吗？

广告公司？嗯，不太对。

广告用品公司？嗯，不尽正确。

广告用品器材公司？嗯，还差一点。

广告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我打你哦！

我们区总（他的职位是台湾区最大的）常说，我们公司可以说是广告公司，也可以说是广告用品公司，也可以说是广告用品器材公司，但其实最适合的名字应该是“广告相关万有公司”。

他的意思是，只要是跟广告有关的，我们都能提供服务。

那或许你会问：“报纸广告呢？”没问题，我们有代刊中心。

“杂志广告呢？”没问题，我们有平面广告设计师帮你处理，让你刊登在杂志上的广告令人印象深刻。

“电视广告呢？”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广告公司，完整的团队可以替你拍好广告，敲定播出频道及播出时间。

就连广告颜料、广告传单、广告墙出租等，只要有广告二字，我们都能处理。

甚至连高速公路旁那种超大型广告牌都有好几根是我们